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

## 蘇軾的大度

說及蘇軾，世人無不高山仰止。

後世推崇蘇軾，蓋其手創之不朽文化功業。他的詩詞、散文、書法，堪稱「三絕」，立極宗師；而他的性情之淡泊，性格之灑脫，累處逆境卻不改忠君愛民，甘為蒼生造福的高古風範，也引得歷代文人士大夫競相折腰。集道德文章於一身的蘇軾，其後世影響當不在屈子、李杜、韓柳之下！而他的大度，尤為我所嘆服。

宋元符三年五月，蘇軾遇赦，結束七年流放從海南北歸。時傳聞，他將入朝拜相。曾在哲宗朝爲相的章惇之子章援，因害怕其父對蘇軾的迫害甚多而受打擊報復，特意寫了一封長信給蘇軾，請求他的寬宥。對官場恩怨早視作過眼雲煙的蘇軾即作覆書，坦誠相告：「伏讀來教，感嘆不已。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，雖中間出處異，交情固無增損也。聞其高年，寄迹海隅，此懷可知。但以往者，更說何益，惟論其未然者而已。」這種不咎既往，珍惜情誼，以德報怨的胸懷，端的令人擊節讚賞。

應予補書的一筆的是，蘇軾與

章惇確有「同年」之誼。仁宗嘉祐二年，蘇軾、蘇轍兄弟兩和章惇均爲同榜進士，並做了頗有情誼的好友。但在哲宗親政，章惇、蔡氏當權之後，因爲政見的分歧，以「譏刺先朝」的罪名將蘇

軾降職免官，貶置惠州。紹聖四年，再貶爲瓊州別駕，發配儋縣。身爲宰相的章惇還特別下了一道命令：不准蘇氏兄弟在官舍居住。也就是說，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對蘇軾排斥、打擊，而且在生活上也對蘇軾加以設障、留難。雙重迫害之下，蘇軾只得租用民房棲身。可謂淒苦風雨，備受摧殘！兩千多個苦熬的日日夜夜，蘇軾身心備受傷害。這樣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，無論放在哪個人身上，都是難以釋懷，刻骨銘心的！但落到蘇軾頭上，既不想翻歷史的舊賬，也不計較個人的恩怨，反而用「更說何益」一筆帶過。這種寬宏大量，實屬罕見。

讓人特別感動的還在，不念舊惡的蘇軾非常懷念與章惇的「同年」之誼，並爲其遭貶後的生活、健康而牽掛。在給章惇的覆信中，蘇軾叮囑他好好照顧年邁的父親，多備些「家常用藥」，「切不可服外物」。蘇軾還給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藥方，囑其多多保重自己。蘇軾對迫害過自己的章惇，仍像對老朋友那樣，關愛有加，不計前嫌。他的寬容大度，到了把苦難、冤屈、創傷留給自己，把友誼、關愛、真情都付於別人的境界。不求利己，唯爲助人，如此博愛、寬厚的胸襟，即使放在當世，又有幾人能及？

都說文人器量狹窄、小雞肚腸，那就看看蘇軾這位大文豪吧！自然，蘇軾的寬容大度，並不意味着是非不分，沒有原則。恰恰相反，他所持的政見、立場，異常堅定；也正爲此，他既得罪於變法的王安石，又不苟同於盡廢新法的司馬光，才遭致數度受貶，外放流浪。但是，蘇軾從來不把政見分歧、仕途沉浮與朋友情誼拴在一起，像現今的某些人那樣，一切以政治正確爲轉移，以至翻臉無情，落井下石。在蘇軾而言，你我政見雖異，不相爲謀，但私交尚在、情誼尚存，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。他與王安石、司馬光，包括章惇在內，都長期保持朋友關係，而不受宦海遷謫之左右，不爲恩恩怨怨所影響，正凸顯其人格的高標。宦海風波惡，文心兩相知。他與王安石之間的交往，堪稱文壇佳話。

蘇軾是浪漫、幽默的，蘇軾又是兀傲、堅韌的。二十餘年的顛沛流離，苦痛磨難，終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。他說：「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。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。」大度的蘇軾，屹立於對大寫的「人」的摯愛與堅信的磐石之上！這種人類情懷、人文情愫，如電光火石般劃過千年夜空，照亮華夏！大度東坡奇偉男，絕代風華千古傳。蘇軾的博愛大度，與豪放的蘇詞、雋永的蘇文、飄逸的蘇字交相輝映，成爲國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麗歷史風景。

蒙田促膝相談。

說及蘇軾，世人無不高山仰止。

後世推崇蘇軾，蓋其手創之不朽文化功業。他的詩詞、散文、書法，堪稱「三絕」，立極宗師；而他的性情之淡泊，性格之灑脫，累處逆境卻不改忠君愛民，甘為蒼生造福的高古風範，也引得歷代文人士大夫競相折腰。集道德文章於一身的蘇軾，其後世影響當不在屈子、李杜、韓柳之下！而他的大度，尤爲我所嘆服。

宋元符三年五月，蘇軾遇赦，結束七年流放從海南北歸。時傳聞，他將入朝拜相。曾在哲宗朝爲相的章惇之子章援，因害怕其父對蘇軾的迫害甚多而受打擊報復，特意寫了一封長信給蘇軾，請求他的寬宥。對官場恩怨早視作過眼雲煙的蘇軾即作覆書，坦誠相告：「伏讀來教，感嘆不已。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，雖中間出處異，交情固無增損也。聞其高年，寄迹海隅，此懷可知。但以往者，更說何益，惟論其未然者而已。」這種不咎既往，珍惜情誼，以德報怨的胸懷，端的令人擊節讚賞。

應予補書的一筆的是，蘇軾與

章惇確有「同年」之誼。仁宗嘉祐二年，蘇軾、蘇轍兄弟兩和章惇均爲同榜進士，並做了頗有情誼的好友。但在哲宗親政，章惇、蔡氏當權之後，因爲政見的分歧，以「譏刺先朝」的罪名將蘇

軾降職免官，貶置惠州。紹聖四年，再貶爲瓊州別駕，發配儋縣。身爲宰相的章惇還特別下了一道命令：不准蘇氏兄弟在官舍居住。也就是說，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對蘇軾排斥、打擊，而且在生活上也對蘇軾加以設障、留難。雙重迫害之下，蘇軾只得租用民房棲身。可謂淒苦風雨，備受摧殘！兩千多個苦熬的日日夜夜，蘇軾身心備受傷害。這樣的政治恩怨和生活逼迫，無論放在哪個人身上，都是難以釋懷，刻骨銘心的！但落到蘇軾頭上，既不想翻歷史的舊賬，也不計較個人的恩怨，反而用「更說何益」一筆帶過。這種寬宏大量，實屬罕見。

讓人特別感動的還在，不念舊惡的蘇軾非常懷念與章惇的「同年」之誼，並爲其遭貶後的生活、健康而牽掛。在給章惇的覆信中，蘇軾叮囑他好好照顧年邁的父親，多備些「家常用藥」，「切不可服外物」。蘇軾還給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藥方，囑其多多保重自己。蘇軾對迫害過自己的章惇，仍像對老朋友那樣，關愛有加，不計前嫌。他的寬容大度，到了把苦難、冤屈、創傷留給自己，把友誼、關愛、真情都付於別人的境界。不求利己，唯爲助人，如此博愛、寬厚的胸襟，即使放在當世，又有幾人能及？

都說文人器量狹窄、小雞肚腸，那就看看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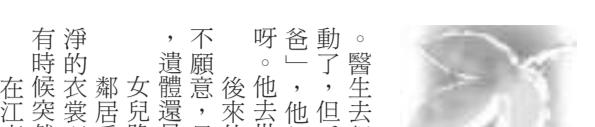
軾這位大文豪吧！自然，蘇軾的寬容大度，並不

意味着是非不分，沒有原則。恰恰相反，他所持的政見、立場，異常堅定；也正爲此，他既得罪於變法的王安石，又不苟同於盡廢新法的司馬光，才遭致數度受貶，外放流浪。但是，蘇軾從來不把政見分歧、仕途沉浮與朋友情誼拴在一起，像現今的某些人那樣，一切以政治正確爲轉移，以至翻臉無情，落井下石。在蘇軾而言，你我政見雖異，不相爲謀，但私交尚在、情誼尚存，仍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。他與王安石、司馬光，包括章惇在內，都長期保持朋友關係，而不受宦海遷謫之左右，不爲恩恩怨怨所影響，正凸顯其人格的高標。宦海風波惡，文心兩相知。他與王安石之間的交往，堪稱文壇佳話。

蘇軾是浪漫、幽默的，蘇軾又是兀傲、堅韌的。二十餘年的顛沛流離，苦痛磨難，終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。他說：「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。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。」大度的蘇軾，屹立於對大寫的「人」的摯愛與堅信的磐石之上！這種人類情懷、人文情愫，如電光火石般劃過千年夜空，照亮華夏！大度東坡奇偉男，絕代風華千古傳。蘇軾的博愛大度，與豪放的蘇詞、雋永的蘇文、飄逸的蘇字交相輝映，成爲國人永久注目的一道亮麗歷史風景。

蒙田促膝相談。

## 人是要有尊嚴的



上全是汗水，床單兩側，被他緊緊抓着，因爲用力很大，身上的青筋都已暴了出來。護士突然明白過來，輕聲說：「老伯，如果痛，可以出聲的。」他擠出一句話：「可以忍的。」

他去世的那天，是一個雨天。他似乎已有預感，看着窗外一陣又一陣的雨，對陪在床邊的女兒說：「我回家的時候，不要用拖拉機，最好叫個中巴，這樣雨就不會淋到身上了。」

他說要刮刮鬍子，說最好能理個髮，換身乾淨的衣裳。他在說話的時候，手已經開始抓着床單，他越抓越緊，呼吸急促起來。他的女兒看着不對勁了，去叫醫生。醫生去餐廳用早餐去了，護士趕過來，看到他已經動了。醫生去檢查，說：「對不起爸爸，你身上濕了。」女兒跪在地下哭，說：「對不起爸爸，你身上濕了。」

都居看了，說：「你爸爸一生愛乾淨，趕快給他換身乾淨的衣裳吧。」這是一個普通的農民，但是這個農民的形象

——一本結滿灰塵的《蒙田隨筆集》，機緣湊巧翻到了其中的一頁，上面寫着一句話：「從事哲學不是別的，就是學習死亡。」

有時候突然會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，我不知道這是爲什麼。

在江南鶯飛草長的日子裡，我在老家的書房裡，翻出了

——蒙田說，從你出生的第一天，在給你生命的同時，就把你一步步推向死亡。

你的每一天都向死亡邁進，而最後一天到達終點。

在人的一生中，「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財物、生命轉借給我們的朋友，以滿足他們的需求，但是，轉讓

——蒙田促膝相談。

蒙田說，從你出生的第一天，在給你生命的同時，就把你一步步推向死亡。

你的每一天都向死亡邁進，而最後一天到達終點。

在人的一生中，「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財物、生命轉借給我們的朋友，